

·门外弹乐·

大牌指挥无退休

□梅明蕾

刚刚过去的七月盛夏,89岁的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率领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完成了在国内数十城市的巡演,其中也包括他再三莅临的武汉琴台音乐厅。

虽高龄如斯,梅塔大师仍有相当市场号召力,慕名前往的听众不在少数,是不争的事实。倒是没想到大师这次竟是坐在轮椅上出场的,且全场都坐着指挥。联想到不过两年前,梅塔陪同好友小泽征尔大师最后一次走上指挥台时的情景,小泽因患病有年,其时已是形销骨立,步履蹒跚,相比之下,他身后的梅塔看上去却精神矍铄,行走无碍。谁知转眼间(去年)小泽大师便驾鹤西去,梅塔大师状态亦大不如前。年龄不饶人,真是谁也抗拒不了的铁律。

肉身存在之有限和精神追求之无限,是人生永恒的矛盾和遗憾,而身为交响乐指挥,也许会比常人有更深切体会。经典音乐作品何其多也,每部经典所表达的艺术时空既独特又无远弗届;是否称得上经典,只能时间说了算,真正的经典,不说“永存”世间,几百年间常演常新,已有历史和现实为证。面对肉体的相对速朽,卓越的指挥家大抵择路一条:生命不息,执棒不止。

小泽、梅塔自不用提。脑海里浮现出的是更极致的一西一中两位大家。1927年出生于美国的布隆姆施泰特,或许是在世最年长的现役指挥大师。他虽比梅塔还年长八岁,却依然腿脚灵便、思维敏捷,在古典乐坛上活跃至今,据说明年还将指挥柏林爱乐演奏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再说已届百岁的中国指挥家曹鹏,自职业交响乐团退休多年后,竟在80岁时组建了上海首个非职业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他曾指挥2万多人同唱《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国合唱史上的创举。

放眼望去,指挥家,尤其是大牌指挥家的生命历程中基本无“退休”二字。86岁的陈燮阳,原为

·序跋集·

饶家驹:曾经被遗忘的英雄

□苏智良

20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关于法国人饶家驹呕心沥血在上海建立安全区的文字,曾心潮澎湃,由衷佩服。我一直考虑如何弘扬这一义举、传播这段佳话。

2013年夏,德国拉贝交流中心驻沪办事处处的姜玉春先生来上海与我见面,介绍将借“德法和解50周年暨德法友好年”之机,在柏林举行饶家驹墓地竖立纪念碑的活动,他希望上海方面能代表中国有所表示。饶家驹曾在上海生活了27年,他自己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并且在黄浦江畔冒着战火保护了数十万难民。我遂与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教授商定,以上海历史学会的名义发送了签名盖章的信函。是年9月,在德国西柏林的法国公墓区内举行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先生的墓碑揭幕仪式,中国、法国、德国的外交官、历史学者、媒体代表等出席。在仪式上,姜玉春先生宣读了上海历史学会的信函。饶家驹的墓碑上覆盖着一面硕大的用中、法、德三国国旗拼接而成的旗帜。

我们随后决定在上海主办一个关于饶家驹与上海难民安全区的国际研讨会,以颂扬饶家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文化部的支持下,这个研讨会列入了中法建交50周年的正式纪念活动。2014年11月8日,“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隆重举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上海曾为3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所,这件事在今天已家喻户晓了。而“饶家驹安全区”使30万中国平民

·无限杂思·

乾隆没有过永恒的妄想

□刘洪波

《读书》杂志2025年第7期,评介了奥地利作家克里斯托夫·兰斯迈耶(Christoph Ransmayr)的小说《时间的进程》,一个关于乾隆邀请英国钟表匠阿里斯特·考克斯制造钟表的虚构故事。

据文章介绍,兰斯迈耶被誉为“当代德语文学界的贝多芳”,获得过奥地利文学大奖、荷尔德林奖、布萊希特奖等。小说中的乾隆希望制造“永恒之钟”,抵达永恒,考克斯则在制造完成后体悟永恒散置于记忆与情感绵延之中。

小说是虚构故事,当然不可以当真事,但一个托名于历史的故事,人们仍然难免要追问事情有没有一点影子。乾隆非常醉心于钟表,这是真有其事,故宫所藏钟表绝大部分来自乾隆年间;乾隆时期延请了多位外国钟表师,这也是事实。

乾隆对钟表的喜爱,估计超过任何一位君王。在他20岁还没有当皇帝时,就表现出对“精巧绝伦疑鬼工”的钟表写诗颂赞,说钟表有“考时定律佐三衣,铸钟之利殆无穷”的作用。54年后,乾隆再次咏赞钟表,多了一份观赏把玩的心态。乾隆除了接受外国进贡钟表,亲自把关采买、定制钟表,还在宫中设立了“做钟处”。

西方钟表匠进入清朝宫廷,远在顺治五年(1648年)就有,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全部离开,共有150多年,以乾隆时期为数最多,历史记录和档案记载中没有英国人。乾隆时期服务于宫中钟表制作的西方钟表匠都是传教士,有瑞士人林济各,法国人沙如玉、杨自新、席澄源、汪达洪、李俊贤、巴茂正、高临渊,意大利人李衡良、德天赐等。乾隆与英国人的交集,最著名的就是马歇尔尼使团,使团礼物中有钟表。

乾隆是很有“历史感”的皇帝,非常在意留下千秋英名,自我总结为“十全老人”,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古今帝王第一”。但乾隆不是一个追求自身永恒的人,而且颇为“知止”。在位六十年,因不敢超越康熙在位时长而退居太上皇。乾隆没有过求仙访道,没做过追求不老之法、不死之药的乖僻举动。

《时间的进程》作者在小说后记中表示,小说中的人物是他通过虚构历史,重新演绎世俗权力与时间的争夺,实现追问人类有限性特征与渴慕永恒的大叙事,表明任何形式权威的最终将无法逃脱时间法则的约束。这个立意不错,也不出奇,但假托乾隆来展开故事,仍然不



专栏

上海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如今仍任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84岁的意大利指挥大师穆蒂,刚结束了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聘任,又接受了各大音乐节和乐团邀请,再次投入到繁忙的音乐事业中。1942年出生的巴伦博伊姆,近年曾因病取消了一些演出,更辞去了德国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的重任。本以为其职业生涯差不多到此为止,不料日前又传出消息,10月将重返舞台,指挥柏林爱乐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指挥大(名)家不言退休,主观上是音乐已然成为其生命中的不可或缺,客观上是多有四面八方的聘(邀)请。指挥家不同于演奏(唱)家,后者的音乐事业更易受限于生理条件的逐渐退化;而前者的职业性肌肉运动相对简单,除非身体机能衰朽,一般不太会受年龄影响,反倒因年资增长,更加深了技艺和经验方面的积淀。指挥家本有“乐团灵魂”之谓,大牌指挥更具象征意义和品牌价值而成业界稀缺资源,这些要素甚至直接转化为票房保证。这种情况下,大师会否落入身不由己的境地也未可知。

当然,“后浪推前浪”是规律。就此想到29岁的年轻指挥家克劳斯·麦凯莱,自其执掌了世界上数个负有盛名的乐团一鸣惊人以来,最近又有新故事。他接替穆蒂大师成为国际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并将于2027年正式上任,今年春季又在芝加哥作了为期两周的演出。有媒体走访了挑剔的乐团团员对麦凯莱表现的反映,基本上是一致好评,更有团员表示“相信这个人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成功”。想当初,我等乐迷对麦凯莱竟然取代了我们的偶像、国际乐坛常青树穆蒂大师还心生疑虑,现在看,还是要相信并寄望于未来。



摘编自苏智良《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后记。

免遭火灾的杀戮和伤害,人数是来沪避难犹太人的10倍。这30万人的后代大概有数百万人,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也应铭记“饶家驹安全区”的救命之恩。一批难民和从事难民救助的人员成长为社会精英,如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周克,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等。

不仅如此,饶家驹的善举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战时平民保护的重视,最终形成《日内瓦第四公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可见,“饶家驹安全区”这个近乎被人们忘却了的“上海模式”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是怎样高度评价也不为过的。

2024年9月3日,在上海市委外事办公室的安排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专程来到城隍庙,向饶家驹先生和上海国际安全区致敬。我有幸向秘书长先生介绍了上海国际安全区的伟大壮举。在战争状态下,饶家驹秉持道德的力量,团结一众善良的社会精英,为人类闯荡战时救助平民的路径与可能。他永远都值得我们赞美与记亿。

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演进,与每一位平民息息相关。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更好的环境,甚至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尤其是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饶家驹的经历和经历,可以让我们获得道德的支持,追寻良知的指引,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免架空过甚、假托非人。

《时间的进程》写乾隆意欲主宰时间,提出制造“永恒之钟”,一台不用任何进一步人为的帮助就能计量和显示它的制造者及其世世代代的生命与死亡的每时每刻,直到无法想象的遥远未来。但当这台钟被制造出来后,乾隆没有启动它,就此宣告了权力的永恒无效。而在另一端,钟表匠考克斯通过对死去妻子与女儿的记忆,实现了对时间之痛的疗愈,表明爱与回忆才为“瞬时的短暂性赋予了时间长存性”。指向未来的永恒,与指向过去的回忆,在现在纠缠拉扯,而最终回忆才是时间有限性这一焦虑的药,机械时间、物理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时间存在于个体感知和意识之中。

这个虚构故事以假托历史面目呈现,但从介绍看基本上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哲学寓言。就哲学观点来说,可以说新意有限。从奥古斯丁、康德直到伯格森,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都在时间属于人、存在于人的内在意识之中这一面向上作出论述。

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就划出了时间与永恒的界线。生的对面是死,时间的对面却不是死而是永恒。生死都是时间的一部分,是时间现象,而永恒不是,它超越了时间。时间是变、是有限、是不完美,而永恒不是,它是静止、是无限、是完美。永恒意味着时间不复存在、历史就此终结。

乾隆是否能够从哲学上来看待时间与永恒,未必,但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他对“时间的进程”应该有明确的了解。知道生命的局限性、时间的有限性,顺应生老病死的规律,“不语怪力乱神”,“不打诳语”,不做永生的痴梦,不生永恒的幻想,这些对乾隆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无须经过哲学思辨才能得出结论。

有新意的是,一个奥地利作家在展开他的时间故事,表达他的时间观念时,选择了乾隆与英国钟表匠作为主人公。想来,讲述一个权力与时间、钟表的故事,放在18世纪那个机械论世界盛行时代较为适宜,而乾隆对钟表的喜爱估计超过了任何一位君王,英国则是那个时代钟表业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山水为蓝本,呈现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特征。明代园林更是融合两宋精细秀美的特点,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大成。然而,如今我们所见的园林建筑,多是清代的遗存。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丽方教授挖掘明代文人所写园记与明代史料,用图文并茂地“还原”出11座明代佳园,如“城市山林之巨丽”的弇山园、“中国罕见的几何形园林”的



【书摘】
西余山居
(明代十一佳园 | 第六园)
华亭云间有佘山

西余山居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位于松江府华亭县的佘山,也就是今天上海市松江区北边的佘山。

松江地区古称“华亭”,别称“云间”,位于长江三角洲东南部的淤积平原上。其地势坦荡低平,河网纵横,航运便利。早在春秋时期,松江地区就已发达的农业和兴盛的文化。三国时期,吴国陆逊因有夺取荆州的功劳,被孙权封为华亭侯,分封于此地。封地因此得名“华亭”。唐代置华亭县,元代置华亭府,后又改为松江府。松江华亭一带沃野千里,盛产鱼盐,遍植桑麻,经济繁荣,文化兴盛。

佘山在松江县城的西北约10公里处。佘山林木深翠,山分两峰,西峰挺拔,东峰蜿蜒,西余山海拔97.2米。明代佘山上有座寺庙,还有不少名人的别业。其中董氏东山草堂,面山临水,园子规模宏敞;陈继儒的东余山居,园中遍植花卉树木,有眉公诗苑等。

西余山居位于西余山之北,东余山之西,疏疏落落,点缀于山水间。山下的水如丝带,萦回环绕,舒緩柔妩。

园主施绍莘是华亭人,字子野,自号峰泖浪仙。他年少时已有才名,却屡试不第,于是寄情于诗酒,放浪于声色,遨游于山水间。他善词曲,是明代曲坛名家。散曲有《秋水庵花影集》5卷。《全明散曲》收录施绍莘小令72首,套曲86

言论,素来被看作新闻媒体的灵魂和旗帜。言论在中国主流传播场域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学过新闻、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清楚,看过新闻、关心时事的人也或多或少了解。

从事党报的言论工作,常被视为一份“苦差事”,既要求很高,费脑劳神,又相对枯燥,需要耐得了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但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份“美差事”,通过言论写作这种快节奏、高压、高负荷的工作,可以更快促使作者自我学习、自我提高。梅花香自苦寒来,从过往实践看,不少搞言论写作的同志常常能更快在业界获得认可、赢得自己的事业舞台。所以,言论写作这份辛苦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值得当下广大新闻学子和青年新闻工作者去学习、去追求的。

我从新闻实务界回到校园,从事新闻教育工作40个年头。徐锋是我20年前亲自带出来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表现出了不错的钻研劲头和笔头功夫。硕士毕业时,本来以笔试第一的成绩可以留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他还是决定走出书斋,走进业界。当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虽颇有不舍,但也非常理解和支持他所作的决定,毕竟新闻是一门尤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

徐锋毕业进入当时势头正盛的广州日报

快览>>>

《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
施珊珊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372年,瓜农张观向朱元璋献上一对并蒂瓜。天子并没有因此大赏,瓜农亦没有获得大赏,反而在数年后死于横祸。瓜农献瓜,却为何沦为政治牺牲品?地方官府、望族和农民在皇帝眼中扮演什么角色?这对嘉瓜背后的复杂互动,真实照见了明初政治生态和历史人物群像,是一个罕见的“祥瑞政治”研究案例。

《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战玉冰 著 团结出版社

从1896年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到2010年以来大量英剧《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说”在中国互联网的广泛创作与传播,本书呈现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百年历程。书中还特别聚焦于图像文本与视觉媒介形式,如书籍封面、杂志版式、小说插图、电影海报、商业包装、广告美术、连环画作、儿童绘本与同人漫画等,以图带文、借图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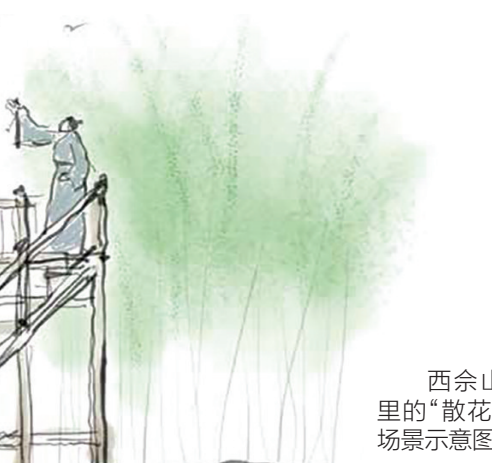
《读行九万里(青少版)》
毕淑敏 著 东方出版社

以沉浸式环球旅行为载体,精心打造60堂读写课,带领青少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纸页间构建属于他们的全球认知坐标。激活好奇,观察世界,用“五感写作法”记录火山硫磺味交织雨林清香的独特气息,用“追问式阅读”破解加拉帕戈斯海鬣蜥的进化密码。让孩子亲历世界细节,点燃探索热情,告别内容空洞的写作。

用图文再现11座明代佳园

笄簪谷、“林环云拥的大山园”横山草堂、“田野耕读而洒脱自在”的澹圃……王教授运用独特的自然建筑学分析法,既有对单独景观的微观分析,又有宏观视角的解读;同时辅以200余幅精美手绘图,恢弘再现消逝于历史中的明代佳园。

作者认为,明代文人的园记,从园境案例研究的视角来选,有些议论过多,有些又过于散漫,有些过于干枯,有些又过于虚渺,而能支撑



西余山居里的“散花台”场景示意图。

套。他的词曲具有清新的田园情趣,风格纯朴自然,将北曲的爽朗风格带入明代后期江南“婉媚柔靡”的昆腔中,颇有影响。

施绍莘在三泖水边建家宅,又在西余山营建园林精舍,每到春秋必来山居。他寄情于山水,流连于美酒花月。他喜爱填词作曲,对四时的风景、山水花木有所感时,都谱成小曲,教人歌唱。当时,陈继儒也居于东余山,二人时常往来,陈继儒还为施绍莘的《花影集》作序。

园子前后经10年营建完成,先在山腹建春雨堂,堂前平畴远水,一望千里。再在山腰建霞外亭,亭外遍植桃花。后在山脚下建一片建筑,有轩有阁,有斋有楼,有疏篱曲水,有细柳平桥,他称其为“就麓新居”。山上建筑很少,仅点缀于园内花卉林木间,山下建筑较多,花树竹木的布置更具匠心。园外山翠环拥,是山居的佳境。

有“四不出” 有“四不见”

园主在园记中记载了在山居的心境和悠闲享受。他喜欢这里的闲旷、优雅、宁静,每年春夏必然要来西余山下,在这个园子里居住,到10月、11月才又回到水边家宅。冬天梅花开放,又要来这儿住几天。园主说在山里一住下来就不想出去,下雨不出去,刮风不出去,太冷不出去,太热不出去。有客人来访的话,富贵的人不见,俗气的人不见,不认识的人不见,想要来争论的人就更加不见。

园主说,我只有十来个朋友,我和这样一些相知的人在这里交往。我们吃得非常简单,我们的奢侈就在于欣赏四时的风景,欣赏山水花木。有时我们在这儿写一些词曲,用丝竹管弦弹奏,

永怀责任之心、敬畏之心

□罗以澄

后,很快便幸运地开始从事时事评论员工作。工作上的所思、所感、所得,他也经常与我短信报告或当面交流。我很高兴地看到,多年之后,他在言论工作上渐入佳境,对新闻工作的理解也日渐系统和深刻。

《敬畏——时事评论员的价值与修养》这本书不仅收录了他这些年所写的言论作品,还包括他这两年静下心来撰写的学术小文,成为他个人经历和认知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沉淀。这些言论作品和学术小文,应该说对有志于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年轻人将有裨益,对从事新闻评论研究的朋友亦应有相当的参考和启发价值。

近十多年来,传统主流媒体受到显而易见冲击,但新闻常在、导向常在,越是在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转型期,越需要一大批富有守正创新思维的坚守者、开拓者。徐锋在上级的鼓励和支持下,在新型主流媒体理论评论工作的守正和创新方面作了不少探索。比如,他在理论评论报道领域一直倡导和践行“追求有思想的精彩”。又如,他和团队在上级的鼓励和支持下,积极适应新媒体传播潮流,在政论写作创新、视频评论、微评论、音频评论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大胆尝试,特别是这一两年《广州日报》推出的一系列政论文章,文风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

《AI时代的文学教育》
陈平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上,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伴随一定的价值重组、社会动荡,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有鉴于此,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组织专家团队,畅谈“AI时代的文学教育”,内容包括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于文学教育的宗旨与目标、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论文要求与学术伦理等的重新思考。

《林门郑氏》
[马来西亚]林雪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华文学新锐作家林雪虹的非虚构作品。在这部写作时间长达6年的作品中,林雪虹以女儿的角色回溯母亲郑锦恩忍而顽强的一生,敏锐捕捉提华人母女间复杂幽微的情感纠葛。她以克制的语言传达饱满真挚的情感,悼念亡母的同时也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剖析与接纳。《林门郑氏》是两代女性的喃喃低语,更是对女性处境的勇敢审视。

《生而为熊》
[法]雷米·马里昂 著 左天梦 译 东方出版中心

著名熊类研究专家的观熊笔记,一场跨越40年的探索之旅,一部人与熊的万年共生史。从北极的冰原到欧洲的密林,从印第安人的传说到现代都市的童话,从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到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熊,这个横跨神话与现实、荒野与文明的生灵,始终以独特的方式与人类交织在一起。(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较为完整的园林重构的园记,数量十分有限。那种文字描述有形有势,园林处处美妙动人,读起来好像身临其境,从专业上看,所描摹的园林也非常优秀,这样的园记真是难得。“但是,我们居然还能选到11个案例之多。展开一看,这11个园林各具特色,好像在争奇斗艳。每个案例都弥足珍贵,大体上能反映出明代高水平园林丰富个性的面貌。”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园境:明代十一佳园》
王丽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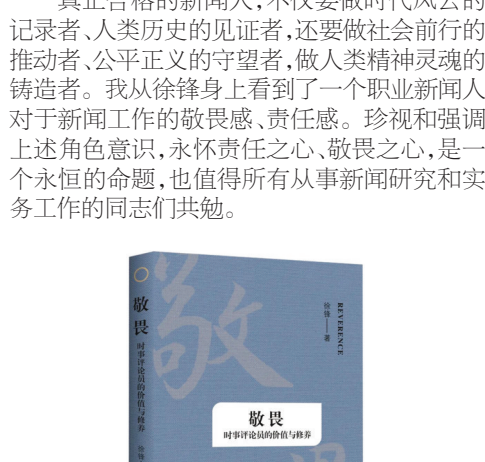
这些音乐再配上周边的花和光影,十分美好。音乐、歌声,从松树中穿出去,飘到云间,令我陶醉。我还造了一条小船,叫作“随庵”。天气好的时候,小船一半载了琴和书,一半载了花和酒,划着船出去。船就像一叶浮萍,可以划到九峰山,也可以划到三泖水域。沿着河流往南,甚至可以划到杭州西湖;向北,甚至可以划到太湖。万一有那种有钱有势的访客非要来见我,我就让门童去说,说主人刚刚买花归来,可是好像又乘着船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园主又说,因为这里有山,我造这个园就不需要去登山;因为有水,我也不需要费事去挖水池;花木,我找一些容易活的,让它自然生长;建筑呢,也选择那种容易建的,可以很节省地盖起来。

园主还说,我现在当然是逍遥地享受,但是也很安分知足,并没有对将来奢望太多。百年之后,我怎么知道这个园子不会被子孙卖掉呢?也许会被有权有势的人家夺去;或者被周边农民平成田地来种庄稼;或者被野兽糟蹋毁坏;或者被砍柴的人把花和树都砍掉。园林有这些下场其实也不必惊讶,它是必然的。我只能趁着现在把园子的情景记录下来,我想刻在石头上。很久以后,园林已经荒芜,也许会有一个人发现我刻的石碑,如果他读懂了这些斑驳模糊的文字,他就会了解这个地方曾经有建筑,有花木,有那么一个人,他的文采风流即出于此。那位读碑的人再看周边的杂草和荒野,碑上所谓曾经的园林花木都已经没有任何痕迹。

他如果有心,会用手抚摸着这石头,为我的园子长叹一声。我写这个园记所愿,仅此而已。我要把这篇园记复刻在三块石碑上,一块沉入方池的池底,一块埋在山上竹林中的散花台下,再有一块沉入园中的古井,沉在井中清澈的泉水里。

真正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作时代风云的记录者、人类历史的见证者,还要做社会前行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做人类精神灵魂的铸造者。我从徐锋身上看到了一个职业新闻人对于新闻工作的敬畏感、责任感。珍视和强调上述角色意识,永怀责任之心、敬畏之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也值得所有从事新闻研究和实务工作的同志们共勉。



《敬畏——时事评论员的价值与修养》
徐锋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生而为熊》
[法]雷米·马里昂 著 左天梦 译 东方出版中心

《林门郑氏》
[马来西亚]林雪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I时代的文学教育》
陈平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
施珊珊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
战玉冰 著 团结出版社

《读行九万里(青少版)》
毕淑敏 著 东方出版社